

天师张继先与龙虎山正一雷法

王 驰

宋代以来道教革故鼎新，形成了以雷法为核心的道法体系。北宋末天师世家的杰出代表，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雷法创立、兴盛的潮流中多有贡献。本文从史传考辨和思想解析的双重维度出发，梳理了张继先参同诸家学脉，开创龙虎山正一雷法的事迹，并依其著作，对融摄内丹心性学说的正一雷法思想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张继先 天师道 正一雷法 内丹

作者：王驰，1978 年生，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博士生。

在中国传统的三教格局之中，与儒家和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相比，道教的本质性特色在于：它往往是在“道”与“术”的复杂互动和交融中，不断丰富、完善其宗教体系。有宋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着全方位的巨大变革。道教亦承斯势而革故鼎新，一变而转外丹学向内丹学，再变即是融内丹精髓入传统符箓，形成以雷法为核心的道法体系，从而奠定了近世以来到今日的道教基本风貌。经此变化，道教的理、法诸门皆得到根本性的自我提升，从而也对唐宋变革后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兴起于北宋的道教雷法，堪称道教乃至整个汉民族法术从理论到实践的巅峰成就，同时也是一种广博精微而又充满中国传统智慧的宗教文化现象。宋代以来的道教雷法派系纷衍，法脉众多，尤以神霄、清微、正一、天心、净明诸法派显名于世。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道教雷法逐渐有所关注。但考辨缕析、具体而微的研究，至今尚不多见。尤其关于龙虎山天师道所传“正一雷法”的渊源沿革、理法内涵诸问题，不仅在《道藏》及藏外各种文献中罕见其系统记述，而且学术界亦未有专门研究著作加以整理和探讨。本文以北宋末雷法高道，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为考察对象，对龙虎山的道教正一雷法进行初步的发掘和探究。

一、北宋张天师世家崛起的时代背景

自汉末张道陵于鹤鸣山创道设教开始，天师道即有符箓道法授受之传统。这固然与其时巴蜀之乡的巫风神道盛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符咒方术本身即是道教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其借以布度人的重要手段。自曹魏以后，天师道南北分支，更于江南地区繁衍出灵宝派、上清派等蔚为大宗者，但仍不失其符箓道法特色。虽然直至有唐一代，张天师世家皆于南方隐而不显，但这个秉承祖天师创教血统与法脉的道教世家，依然传衍不绝。这在六朝战乱和隋唐科举制对魏晋以来文化世家大族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形势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正是这种道教“世家文化”的独特传承与积淀，才使得天师道在入宋之后得以再放异彩，重耀于世。

宋代自太祖开国始，即奉行崇道政策。太宗、真宗二帝对高道的礼遇、对宫观的兴复以及对

道经的编纂，更为宋王朝奠定了优待道教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恰恰又是与宋代新儒士阶层的兴起和重文轻武的国策交织在一起的。于是，北宋以来道教徒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富含精深义理的道教著作层出不穷。这即预示着，道教中无论丹鼎派还是符箓派，均已开始向盛唐之后更高的巅峰迈进。一个宗师辈出、群星璀璨的道教“黄金时期”业已到来。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道教法术也就面临着重大抉择：或者是固步自封，或者是转型提升。显然，北宋以来的道法走向了后一条再生的道路，并最终导致了雷法及雷法道派的产生和发展。美国宋史研究名家韩明士（Robert Hymes）曾认为“在宋代，旧的道教传统不只是简单延续，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传统’。在六朝以来前所未有的宗教创造高潮中，产生了新的宗教实践形式，包括新的经典、仪式。”^①无疑，雷法即是宋代道教极为典型的“新传统”。而它真正登上社会历史舞台，正值宋徽宗在位的时代。张天师世家也在此时借势重新崛起，遂成为缔造道教“新传统”的一股重要力量。

徽宗一朝的北宋末年，往往被史书视为宋兴百余年来政治腐败和民生凋敝的极点。继之而来的“靖康之变”，亦为汉民族的切肤之痛。然而，北宋末对于符箓道教的发展来说，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乃至入金后以内丹道为主的河北新道教，也与之有密切的因缘联系。从符箓道教的流派繁衍来看，两宋之际施行雷法的道派，既有天师、上清、灵宝等历史悠久的旧符箓派，也有神霄、清微、净明等崛起兴盛的新符箓派，还有介乎两者之间的天心、太一、东华等所谓“旧符箓道教之支派”，一时间大有“百舸争流”之气势。至于各派雷法的授受，更是多相参合，错综复杂。故雷法的创立几乎与早期道教的形成一样，不可能是一家一派之手笔。徽宗时代对道教经典尤其是雷法道经（当然有相当是新造作的雷法道经）不遗余力的搜集，对《道史》的编纂修定以及对雷法高道群体的召集和礼待，无疑对两宋符箓道教的鼎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经靖康之变的洗劫，亦仍未减其兴旺之势。作为宋代龙虎山道教杰出代表的虚靖天师张继先，正是在此风云际会的历史洪流中，参同诸家学脉，创立了正一雷法。

二、史传中所见的天师张继先与正一雷法

关于张继先的生平事迹，《汉天师世家》卷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九及清代修《龙虎山志》卷六均立有其本传，而以《汉天师世家》之记载最为全面精到。本节即通过对史料文献的考辨解读，来梳理张继先与正一雷法的渊源脉络。

据《汉天师世家》所述，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字嘉闻，又字道正，号翛然子。二十七代天师之曾孙。祖敦信，父处仁，仕宋知临川县。”^②从张继先的家世来看，既是汉天师的道脉骨血，又有官宦世家的背景。而其父张处仁所知临川县，不仅是北宋士大夫文化圈的一个重要中心，更是宋初道教新符箓“天心正法”之发源地。《上清北极天心正法》开篇即云“夫天心法者，自太上降鹤鸣山，日授天师指东北极之书，辟斥邪魔，救民是务。”^③虽可视为托附之辞，但宋代新出于临川的天心道法，当与相距不远的龙虎山天师道一脉颇具渊源。据张继先成年后所述：“吾家法箓，上可以动天地，下可以撼山川，明可以役龙虎，幽可以摄鬼神，功可以起朽骸，修

① 韩明士著，皮庆生译《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②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本文所引《道藏》皆用此版，下不赘述。

③ 《上清北极天心正法》，《道藏》第10册，第645页。

可以脱生死，大可以镇邦家，小可以却灾祸。然得之在修，失之在堕。”^① 实言自祖天师张道陵以来，天师道历来即有玄门法术授受，神通广大。但是，在张继先的这段追述中，并没有出现雷法道经中所常见的“役使雷霆，感召风雨”之类的话语。这也间接说明，至少在张继先之前的天师道法术中，不太可能有明确的雷法传承。而从《汉天师世家》所述张继先之前的历代天师事迹来看，也没有施用雷法的明确记载。^② 由此可见，张继先出生前后，正值道教新旧法术的交替变革之际。天师道之道法系统，自然也面临着这场变革。

张继先五岁赋诗，九岁嗣教，显示出非同凡俗的才智悟性。而促使其参与北宋末朝廷政事与道法交流的契机，则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的“澥州盐池事件”。当时“澥州奏盐池水溢。上以问道士徐神翁，对曰‘蛟蟹为害，宜宣张天师。’命有司聘之。”^③ 这说明，当时的龙虎山天师道仍以符篆法术名于世，且在社会上颇具知名度和影响力。贵如当朝天子徽宗，也要礼聘天师行法。崇宁三年（1104），张继先奉旨觐见。徽宗见其奏对称心，遂命作符进上并考问之：“上览笑曰‘灵从何来？’”^④ 作为十三岁的少年天师，张继先的回答言简意赅而又直指道法精要“对曰：神之所寓，灵自从之。”^⑤ 将符篆的灵验归诸于“神”，而此“神”乃是对内在心性修炼的集中概括。这说明，初次入觐的张继先已经对雷法的基本原理有所见地。而此时距林灵素获宠的政和六年（1116）和王文卿受聘入朝的宣和四年（1122），均尚有十余年光景。也即是说，张继先在第一次应对徽宗之前，尚不可能与北宋末神霄雷法派的两位代表性人物有所交流。由此可知，其道法思想实乃自出机杼。

之后，张继先奉徽宗命对澥州盐池的妖异进行了驱治。“十二月望日，召见。上曰‘澥池水溢，民罹其害，故召卿治之。’命下即书铁符，令弟子祝永佑同中官投澥池岸圯处。逾顷，雷电昼晦，有蛟蟹磔死水裔。上问‘卿向治蛟蟹，用何将，还可见否？’曰‘臣所役者关羽，当召至。’即握剑召于殿左，羽随见。上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⑥ 这段道史的记载，是张继先善于雷法的重要佐证。在其驱治水妖的过程中，所用法物是“铁符”，所直接召役的神将是关羽，^⑦ 所产生的效果是凭借雷电威力震死蛟蟹水妖。而从此三者的结合来看，正是北宋以来道教雷法施行所具备的基本规程，即“符篆行法”、“召神役将”、“呼雷引电”。由此可见，张继先初次入京即展现出在雷法修持上的相当水平。而这也无疑使得“道君皇帝”宋徽宗对少年张天师更为欣赏。

第二年，即崇宁四年（1105）“五月，召见赐坐，问道法同异。对曰‘道本无为而无不为。体即道也，用即法也，体用一源，本无同异。若一者不立，二者强名，何同异之有。’上曰：‘然。若有同异，便与言为三矣。’”^⑧ 这一次召见张继先，宋徽宗更加关心的是“道法同异”，也即道教的终极信仰之源与法术施行的关系问题。应当说，徽宗皇帝并非道教学问的外行，而天师张继先的回答更是深契道旨。他将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体用论”，巧妙引入对“道”、“法”二者关系的阐释中，提出了“道体法用”的著名雷法理论。实际上，“体用论”在宋代以降整个中国的思想世界中，被愈发重视起来。而道教的体用学说是从身心体验中流出，故具有相当浓厚

① 张继先《开坛法语》，《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一，《道藏》第32册，第369页。

② 需要注意的是，雷法一般被视为道教丹鼎与符篆的结合，天师道在早期确实也有炼丹与符水并用的现象。但早期天师道炼丹，主要是外丹烧炼。而宋代的雷法，则是对内丹道与符篆法术的一种自觉、精密的整合。在相当程度上，它是唐宋之后以内修为主的道教理论与方法的集大成者。

③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第826页。

④⑤⑥⑧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第827页。

⑦ 《道法会元》卷二百五十九《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也有关于虚靖天师张继先召关羽行法的记载。其情节与《汉天师世家》所述大致吻合。在此“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所列的四派中，张继先正是其中一派雷法的主法祖师。而从历史上关帝信仰的形成、发展来看，亦与虚靖天师的正一雷法甚有渊源。

的生命实证性。对于道教雷法而言，惟有将“体用不二”的思想贯彻于道法修行中，方能使得“修道养身”和“济世安民”的价值取向通达圆融，雷法也才能真正成为道教万法之首。张继先的“道体法用”论，无疑为宋元道教雷法的发展奠定了精辟的理论基础。与其同时代的神霄派高道王文卿，也认为“以道为体，以法为用。”^①至南宋以后，清微派更是尊此学说，将道教雷法的“体用论”发挥无遗。可见，张继先的道法思想立意高远，直契道妙，足有为雷法开宗立派的气象。当时的徽宗皇帝，即深赞天师之说，认为道与法之间应无本质差异。

在张继先看来，宋徽宗尚堪称礼敬道法之君，于是“进天心荡凶诸雷法，上亲祀之。七月，建坛传授经箓，演法讲说道妙。参礼者云集，皆领悟而去。”^②将此处记载与前述潞池治妖事件联系起来，更可证明张继先确实掌握着可以传授的雷法。所谓“天心荡凶诸雷法”的具体面貌如何，今已难考。但可知这些雷法实为来自龙虎山天师府的新型道法。而从“上亲祀之”一语，亦可见宋徽宗对张天师所进雷法的认可和重视。在京师建坛授箓、讲经说法，是张继先对其正一雷法的首次公开传授，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宋朝廷对天师府道法系统的肯定和推崇。据《汉天师世家》记载，后张继先蒙徽宗赐号“虚靖先生”，又以道法惩治宫中妖异，以符水治愈京师病疾者，并祈雨救济旱灾。此诸般神通，皆使虚靖天师之盛名达于朝野。南宋洪迈所著《夷坚志》支戊卷，即有《同州白蛇》、《蔡京孙妇》两篇，述天师张继先于徽宗年间以雷法降妖诛怪的故事，亦可窥见其影响之一斑。

依明初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所言“在崇宁、靖康间，徽庙崇道尤笃，而真仙辈出。与真君上下一时者，若徐神翁、王文卿、林灵素也。凡驱禁祟，平潮孽，验紫微，往往有异征。暨国运艰否，预达灾朕，及致风霆暘雨，特指顾问。其道神行著，诚足以羽仪天朝，泽被含品矣。”^③而《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一之中，即有张继先的《答林灵素书》。《汉天师世家》的张继先本传，亦称“王文卿皆以道术同显于朝，既还山，亦常往还。”^④从这些文献中可知，张继先无论身处朝野，均与徽宗朝的神霄雷法高道交流频繁。实际上，他本身也成为了北宋神霄雷法的重要宗师之一，于神霄雷法之成熟发展多有贡献。关于这个问题，李远国先生所著《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与思想》的第二章第四节“张继先与神霄派”，论之甚详，可供参考。需注意的是，宋元道教各派雷法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互相融合摄取乃司空见惯之事。故张继先创立正一雷法，与其自身传承神霄雷法并非矛盾之举。而张继先及北宋末天师府已有自家雷法传统的事实，亦可进一步从著名雷法高道萨守坚的相关史传与著述中，寻找到相应的佐证。

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四之萨守坚本传记载“萨真人名守坚，南华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称汾阳萨客。……闻江南三十代天师虚静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学法。”^⑤这说明，张继先在北宋末即以道法显世，并与神霄雷法高道林灵素、王文卿齐名。该本传接着记述了萨守坚访师求法的事迹，其中暗含了张继先道法渊源的线索：

出蜀至陕，行囊已尽。方坐石闷，忽见三人来。萨问此去信州远近，道人问所欲，萨云“欲访虚静天师，参学道法。”道人曰“天师羽化矣。”萨方怅恨，一道人云“今天师道法亦高，吾与之有旧。当为作字，可往访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间可以自给。”遂授以咒枣之术，曰“咒一枣可取七文。一日但咒十枣，得七十文，则有一日之资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与之棕扇一柄，曰“有病者则搗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

① 王文卿《高上神霄玉枢斩勘五雷大法序》，出自《道法会元》卷六十一，《道藏》第29册，第165页。

②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第827页。

③ 张宇初《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序》，《道藏》第32册，第368页。

④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第828页。

⑤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四，《道藏》第5册，第436页。

相授，乃雷法也。”萨拜而受之，用之皆验。一日凡咒百余枣，止取七十文为日用，余者复以济贫。及到信州见天师，投信，举家恸哭，乃三十代天师亲笔也。信中言吾与林侍宸、王侍宸遇萨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尽之文。萨由是道法大显。^①

在这个记载中，已托辞羽化的虚靖天师不仅于路途上授予萨守坚道法，而且有意吩咐其天师府后人“授以未尽之文”。而萨守坚也正是在参访龙虎山后，方得“道法大显”，分明是多得天师府雷法之传授。这也间接透露了，至迟在张继先嗣教时代，龙虎山天师府即开始有雷法的授受，且有外传于求道之士的可能。与此相类似的史料记载，也出现在《汉天师世家》的张继先本传中“天师既化，越十六年绍兴辛酉，西河萨守坚游青城，遇于峡口。授以符法，及《水调歌》一阕，授书一缄，履一只，令达嗣天师。抵山，嗣天师发书异之，令人启泗州窆，惟一履存，方知其尸解。后亦有遇于武夷、罗浮者。”^②其中所言《水调歌》一阕，在《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六中收录有其全文，谓：

师于泗州尸解，后化身青城，作付萨守坚真人。高真留妙诀，达士济群迷。心清行洁，天人凡圣尽皈依。不在般精运气，不在飞罡蹑斗，心乱转狐疑。但要除邪妄，心地合神祇。

悟真空，离世网，绝关机。养吾浩气，驱雷役电震天威。混合百神归一，一念通天彻地，方始了无为。叱叱生风雨，挟世佐明时。^③

很明显，在这阕赋予萨守坚的词中，张继先表达了其雷法的基本理论。词的大意，是以心性修为贯通天地神祇，发而为雷电之威。这与其《心说》、《大道歌》及《明真破妄章颂》等篇章中的正一雷法思想完全契合。再考《道法会元》卷六十七中题名“萨守坚述”的《雷说》，亦云“大抵法本诸道，道源诸心。能以吾之精神，融会一炁之精神；以吾之造化，适量五行之造化，则道法妙矣。”^④即与张继先的雷法精神略无二致。特别是《雷说》中明言“既有汉天师阐扬此法，复有宗师扶持此法，而法始大备焉。”^⑤此与前述道史仙传的记载相互印证，足可见在张继先三十六岁托辞仙解后，高道萨守坚继续传衍了天师府的雷法，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明代邓志谟编撰道教小说《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描述虚靖天师化名“靖道人”，于路途之上授萨守坚“五雷大法”；并托其遗书信于下代天师，许可萨守坚佩参宝篆，奏名真人，发扬道法。其实，小说家言正为此段道史之张本。

关于天师张继先传于后世的具体雷法，史传中难觅其专门记载。李远国先生认为《道法会元》内所收《虚静召役庙貌神祇法》、《太一禁秘通天撞星大法》、《太一火犀雷府朱将军考附大法》、《地祇温元帅大法》、《东平张元帅专司考召法》、《地祇馘魔关元帅秘法》、《丰都朗灵关元帅秘法》等，皆为张继先所传并主法之道法。^⑥盖宋元道教雷法系统中，“主法”多由尊神充任，行法时则以“主法”尊神统帅“将班”发号施令。故主法者，实为一套雷法之灵魂。张继先以驻世高真的身份，成为后来众多雷法之主法，足见其在道教法术中的影响，亦可见龙虎山正一雷法之深厚底蕴。

考《汉天师世家》所记述，自张继先之后的三十一代天师张时修而下，几乎历代天师皆有奉官命、应民请，运用雷法祈雨降妖的事迹。尤其天师世家能以总领三山符篆，统掌正一道教的身份，有力推动以雷法为核心的符篆道法的发展。至元朝初年，郑思肖在《太极祭炼内法序》

①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四，《道藏》第5册，第436页。

②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第828页。

③ 《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六，《道藏》第32册，第386—387页。

④⑤ 《道法会元》卷六十七，《道藏》第29册，第213页。

⑥ 详见李远国著《神霄雷法——道教神霄派沿革与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中谓“正一法外，别有清微法雷，名愈数百。白玉蟾书所述正一法雷，名逾于百数。”^①这句话不仅揭示了宋元之际清微雷法的繁衍兴盛，更证明了正一雷法的存在与发达。故本节至此，可以初步认定：源自龙虎山天师世家的正一雷法，自北宋末天师张继先首创，其后历代天师高道皆有授习，从而构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道法传承脉络。^②

三、张继先著作中的正一雷法思想

张继先三十六岁而解化，遗世著作并不多。保存于明《正统道藏》中的主要有两种，即《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和《明真破妄章颂》。前者为明初天师张宇初所集，乃张继先生平之诗文著述，凡七卷，收入《道藏》正一部。后者则是张继先阐释雷法奥义的专著，皆以七言绝句咏述，凡一卷，收入《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节即主要依此两部著作，对天师张继先的正一雷法思想进行相应的阐释。

《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中有《开坛法语》一文，是张继先对学道弟子们的一篇重要开示。本来，行持符箓的天师道具有较为明显的入世倾向，但《开坛法语》中却谓“从兹已去，革故日新，名虽奏于高穹，身尚拘于世网。从前恩爱，割绝渐休，日后冤憎，相逢莫结。惟是解纷挫锐，济物救人，养性安恬，存神静虑。攀缘既断，火必息于心猿；妄想不生，内自停于意马。”^③观此言辞，近乎于全真道一祖七真之创教宗旨，即割舍世间尘缘，善养心性而修证内丹大道。实际上，张继先与全真道早期教祖，皆为两宋易代之际的道教高士。他们的著述共同表达了唐宋以来道教变革的一个基本取向：通过致力于内在的修证而合道成真。因此，宋元内丹心性学说并非为内丹道派所独有，符箓道派学者即于内丹学多有摄取，复融入其道法构建之中。可以说，张继先正是在传统天师道哲学的基础上，充分融摄内丹心性学及其功夫境界，从而形成了精致深刻的雷法思想。综罗概括之，主要有如下义旨：

（一）天人一炁感应。基于大道信仰和天人哲学的元气感应论，是天师道自汉末以来所秉承的基本哲学观念，也成为正一雷法思想立论的根柢。张继先在《明真破妄章颂》的开篇，多有诗句来描述正一雷法对宇宙生化和天人感应的认识。在他看来，“道生天地”及“天地生人”的宇宙造化，自然使得“三才天地人同炁，人禀先天一炁灵。一炁具身名曰道，感通天地及神明。”^④化之于人自身，则有“道一生三生妙用，元精元气与元神。”^⑤可见，张继先认为“一炁”贯彻了大道、天地直至人身内外，从而成为天人相通感应的根源所在。在道教经籍中，往往“炁”、“气”二字兼用，而“炁”则尤指宇宙时空中赋予万物众生以活力的先天能量或信息。因此，“炁”往往成为贯通“道”、“神”、“人”、“法”的重要枢纽。在张继先看来，“雷乃

① 郑思肖《太极祭炼内法序》，《道藏》第10册，第441页。

② 当代龙虎山天师府主持张金涛道长，在20世纪90年代主编了《中国龙虎山天师道》一书。其中言及，龙虎山天师道之醮仪中有“变身运雷”之功夫，为天师道道场中高功所普遍掌握的法术之一。并引述天师府老道长之解释，认为“三花聚顶”、“五气朝元”之内炼功夫乃运雷之主要内容。因此，作为正一法师，须在气功基础上熟悉掌握各种符、咒、罡、诀等技艺，方可胜任。该书附天师印图、天师符、手诀图、步罡图，以及当代天师府保留之法器（如法剑、五雷号令、天蓬法尺、令旗等）照片，谓以上法物及雷法，均被视为张天师世代秘密传授的“传家法宝”。此书所述与本节内容相印证，实可见龙虎山天师府所传习之正一雷法，源远流长，体系精博。

③ 张继先《开坛法语》，《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一，《道藏》第32册，第369页。

④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人禀阴阳》，《道藏》第19册，第848页。

⑤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一炁生三》，《道藏》第19册，第848页。

先天炁化成，诸天仙圣总同真。我身一炁相关召，同祖同宗贴骨亲。”^① 雷电既是先天之炁所孕化，则修法者便可通过开发出自己体内的先天之炁，达到与雷电的相互感应。因此，张继先强调“本质虽殊炁不殊，当于亲处下工夫。”^②欲修正一雷法，须是在“亲处”，即自身先天之炁的开发上着手取证。而这需要在修真悟道的基础上，启动人体内外元素的协同作用机制，继而感应和把握宇宙间本原力量“先天一炁”的运行。故张继先所谓“人身大抵同天地，造化阴阳总属吾”^③，并非是其精神幻想之语，而是对正一雷法开发本我潜能，变化体质与气质，最终借天人之际的感应而臻至超凡境界的提炼概括。在雷法高道看来，当一身全体得与先天大道同感，则雷法行持即可无往而不利。

（二）内丹心性为本。如果说，天人一炁的感应论是正一雷法的本体性认识，那么，内丹心性学说则是其妙契本体的法门。宋以来道教的内丹心性化倾向，在张继先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心说》一文中，张继先明确提出“夫心者，万法之宗，九窍之主，生死之本，善恶之源，与天地而并生，为神明之主宰。”^④将“心”置于道法、性命之根本的重要地位。而《大道歌》开篇即云“道不远，在身中，物则皆空性不空。性若不空和气住，气归元海寿无穷。”^⑤则是将道教历来所擅长的“炼气”功夫，归结于人身真“性”本身的“不空”上，认为入此境界方得“气归元海”的长生之道。在此基础上，张继先将修心炼性所开启的“先天玄妙”，视为雷法功能发挥之根源“道法难忘咒与符，必须道妙两相扶。先天玄妙工夫到，咒诀符图可有无。”^⑥可以看出，张继先并非是对传统符篆咒语简单否定（前述史传中张天师“铁符降妖”、“授萨守坚符法”等事迹均表明其熟稔符咒），而是要为形而下的符咒寻觅到道教性命学中形而上的“主人公”。恰如唐代大禅师树立“直指人心”之法门一般，张继先慧心点出了道教雷法中的“心印”概念“心印相传付有缘，今人印木不知玄。祖师心印相同处，颗颗光明彻九天。”^⑦作为以印、剑法宝传家的嗣教天师，张继先能明指“心印”方为道法修习所依恃之本源，诚可见其对道教心性之学的深入领悟与不凡见地。

从具体的内丹功夫修炼来看，张继先也是内丹道的力行者。南宋李简易《玉溪子丹经指要》所附《混元仙派图》，将天师张继先归入北宋内丹宗师刘海蟾门下。此说之可信性，今实难以指辨。但这种“纳天师入丹师”的宗脉归属，无疑是整个宋元道教“内丹化”趋势的一个反映。张继先即在著述中认为“长生门户谁不爱，只要自己下功夫。”^⑧“我身我命与天齐，只得金丹便出迷。”^⑨足见其对内丹成仙思想的肯定与认同。《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中的金丹诗四十八首，与南、北宗的内丹法语多有契合。如“离坎自交身自泰，恁时方见是夫妻。”^⑩“白雪炼成齐日月，黄芽服久出乾坤。”^⑪“虎龙便是升天驾，铅汞元为出世舟。”^⑫等，言及“坎离相交”、“白雪黄芽”、“虎龙铅汞”，俱为隐语喻功夫，是内修过来人语。也正是因为丹功有成，张继先方能成功地将内丹学说融注于雷法修行中。其《满庭芳》词一阕，堪称以丹道阐雷法的代表作：

闲里工夫，无中妙用，切休拟议参详。龙降虎伏，真土自中黄。行动起居寝食，随缘

①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一炁相关》，《道藏》第19册，第848页。

②③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造化在我》，《道藏》第19册，第850页。

④ 张继先《心说》，《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一，《道藏》第32册，第368页。

⑤ 张继先《大道歌》，《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三，《道藏》第32册，第372页。

⑥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作用两全》，《道藏》第19册，第850页。

⑦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印须心印》，《道藏》第19册，第849页。

⑧ 张继先《寄林太守》，《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三，《道藏》第32册，第373页。

⑨ 张继先《金丹诗四十八首》，《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五，《道藏》第32册，第382页。

⑩⑪⑫ 张继先《金丹诗四十八首》，《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五，《道藏》第32册，第380页。

度，莫动真阳。归根处，神凝脉住，玉界发天光。风高，鹏翼远，水深舟运，物理昭彰。但明心是道，专役天罡。信口呼神召鬼，□□𠂔，不是颠狂。痴迷者，风霆在手，应用反乖张。^①

这阙词从“降龙伏虎”、“神凝脉住”的内丹修炼谈起，强调将修炼功夫渗入生活起居之中，方达“明心是道”的境界。入此境界，则召唤神鬼，祈雨祷晴，皆可随意而发。若是缺乏内炼功夫者，即使临坛故作癫狂，亦无实际效用。由此可见，“内修之道”已在张继先的雷法理论中居于统率性的地位。而这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道教思想发挥。实际上，唐宋以后的中国思想世界，愈来愈达成普遍性的认识：宇宙全体的本质，完全可以通过主体内在心性的省悟来把握。此种把握绝非纸上玄谈，乃是与儒释道诸家之修养功夫、人生境界的紧密结合。道教作为注重生命履践的宗教，正是在此“宇宙——人心”的哲学模式下，实现了其道法的全面提升和突破。从这个角度看，张继先无疑是站在了宋代思想发展的前沿，以内丹心性之学去完善雷法的构建，从而代表道教发出了历史的声音。

（三）灵光元神行法。从内在丹功的体证到外在雷法的运用，这中间还需要“内外接引”的桥梁。在张继先的雷法体系中，“灵光一点”与“元神”完成了这样的任务。他曾以“感神光一瞬，龙摧虎陷，威音一动，电掣霆呵。”^②的诗句生动描述了神光现而雷霆动的景象和功效。尤其是“灵光一点”，在《明真破妄章颂》及《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中皆为雷法思想的重要概念。从根本上说，“灵光一点”是道教心性论在雷法中的独特体现，它与道教内丹学所开发的“一点真炁”堪相对照。依道法之意旨，惟有心地洞开之光，方能证通灵达神之妙。故张继先在《虚空歌》里称“莫谓灵光只些子，包罗法界无遗余。法界包罗大无外，密入纤尘小无内。”^③他将“灵光一点”与“包罗法界”的道体贯通起来，则此“灵光”即内含道教法术无所不备的功能。正一雷法的诸般妙用，皆由此一点所生发。所谓“书符道妙起工夫，委聚毫端篆作符。着相想存行咒诀，将来只是墨和朱。”^④张继先将无相之灵光视为法术仪轨行持的根本，恰与其“心印”之说契合无二。否则，“灵光一点不分明，受度亡魂有何益。”^⑤道法不灵，于人于己都不过是虚应公事而已。可以说，自天师张继先开始，“灵光一点”便成为道教雷法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性概念。萨守坚等宋元雷法诸高道，即多赞同“灵光一点”为雷法修炼之关窍。

至于“元神”，本来也是内丹学中的重要概念，主要是指人禀受自宇宙的先天本性。张继先摄其入雷法体系，则视之为“灵光一点”所运用之性体。如《法即是心》一诗云“心真将何为妙用，灵光一点运元神。”^⑥这就已经涉及到雷法从“体”至“用”的原理性问题。张继先强调“以心合神”，即由不染杂质之“心”来运发出“元神”的万般妙用。所谓“真心动处是雷机，神合神兮妙更奇。”^⑦这样，“心”“神”相合，才能在正一雷法施行中获得道法的灵验。一旦“元神”在行使雷法中运用自如，则可立生奇效。像“元神直捧一封书，一道寒光射太虚。”^⑧

① 《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六，《道藏》第32册，第383页。按：据《满庭芳》词牌格律，本词下阕“𠂔”字前当有两字，《道藏》本实缺失。揣其意，当是“祈雨”之类。

② 张继先《沁园春·降魔立治》，《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六，《道藏》第32册，第383页。

③ 张继先《虚空歌》，《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卷三，《道藏》第32册，第372页。

④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灵光一点》，《道藏》第19册，第849页。

⑤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辩真阴阳》，《道藏》第19册，第849页。

⑥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法即是心》，《道藏》第19册，第849页。

⑦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以心合神》，《道藏》第19册，第849页。

⑧ 张继先《明真破妄章颂·神可通天》，《道藏》第19册，第849页。

“降魔何处是工夫，中有元神静定居。”^①“召将先轰令一声，令声惊起我元神。”^②其实都是张继先对元神用事、发为雷霆之宗教现象，所进行的形象化描述。无疑，正一雷法所强调召唤风雨、降妖伏魔的诸般神通，皆是先天元神生起妙用所致。高功法师与其借助法器，祈求神灵，不如首先识得并善于运用自己的元神。正一雷法当然不是完全依恃人体之力而行法，但它确实张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凸显了人本身的尊严。应当说，在道教雷法的发展史上，张继先是较早将“元神”概念从内丹修炼引入雷法施行的高道。而正一雷法自身，也就形成了重视心神修炼的传统特色。至南宋元代，清微雷法综罗诸家，提出“法行先天大道，将用自己元神”^③的经典命题，实际正是沿承天师张继先的正一雷法思想而来。

应当说，道教内丹学的兴起和盛行，非但未使传统符篆法术遭致倾覆，反而为其提供了脱胎换骨、再造重生的鼎炉。这其中，尤其需要有兼通内丹与符篆的道门高士，以其才智来创造、淬炼新的道法。天师张继先颖悟博学，修养功深，复不为门派家法所拘，故其正一雷法思想终能破迷显正，直指道妙，从而对后世诸家道教雷法深有影响。同时，也为道教思想在宋元时期气象万千的发展，做出了卓然不俗的贡献。

四、结 语

道教雷法是以法术的方式，对道教文化乃至汉民族精神气质的重要整合与提炼。雷法开创出了唐宋以来代表道教文化气质的广阔宗教世界。作为宋代龙虎山天师世家的杰出代表，张继先敏锐把握了道教本身的变革发展趋势，在雷法创立、兴盛的潮流中多有贡献。正如后世天师张宇初在《汉天师世家序》中所评价“汉末而下，居龙虎山者，岩栖谷隐，修炼以自寿。宋初，渐以道行称于时。暨大观、崇宁间，虚静真君出焉。其神功妙应一发于御气炼形之实，而后益振，有足方驾于前矣。”^④从整个道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天师张继先堪称将道教丹鼎与符篆之学融冶一炉的宗师巨匠。他发扬天师宗风，以性命之学精研雷旨，开创龙虎山正一雷法，从而在诸多方面为后世雷法道派垂范立教。其流衍之道脉殆至于今，仍堪启迪后人。

(责任编辑: 于光)

① 张继先 《明真破妄章颂·真念降魔》，《道藏》第19册，第849页。

② 张继先 《明真破妄章颂·不识元神》，《道藏》第19册，第849页。

③ 《道法会元卷一·清微道法枢纽》，《道藏》第28册，第675页。

④ 张宇初 《汉天师世家序》，见《岷泉集》卷二，《道藏》第33册，第204页。